

# 惊悚魅影中灵魂颤动的裸体毕现

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

光怪陆离的T型舞台上,正在进行的选美比赛突发意外,有望夺冠的模特袁明镜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蜘蛛吓得花容失色,无奈放弃比赛,后又险遭毁容之祸,进而失踪,深陷婚外情的摄影记者杨弃四下寻觅……

丑陋的富翁邱天堂娶美艳如花的青年女子师红为妻子,无意中目睹了婚礼过程的年轻民俗学者孟克雄一时竟将婚礼进行曲听成了葬礼进行曲,更没想到日后师红会向他这个书生投怀送抱,而邱家也随之陷入一连串的灾难之中。

彭祖贻/著

# 灵堂 外的圣诞诗

Lingtang  
Wande Snengdashi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



灵堂

外的圣诞诗

*Lingtang*  
*WandeSnengdian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堂外的圣诞诗 彭祖贻 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银匕首悬疑推理小说丛书)

ISBN7-80647-813-2

I. 灵... II 彭..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351 号

责任编辑:郑 骏

## **灵堂外的圣诞诗**

彭祖贻 著

---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天新纸制品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5 万

印 张:9.25

---

ISBN7-80647-813-2/I·512

定 价:19.80 元

## 内容简介

这是国内鲜见的以法医为主人公的悬疑侦探小说,感性的与理性的生存方式的冲突,生命中的操守与放荡,挚爱与背叛,演绎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剧,法医和刑警们在诠释死亡、侦查罪案的过程中,也将人们带入某种深刻的哲学思考:人是属于欲望的还是属于魂灵的?

光怪陆离的T型舞台上,正在进行的选美比赛突发意外,有望夺冠的模特袁明镜被一个突然出现的蜘蛛吓得花容失色,无奈放弃比赛,后又险遭毁容之祸,进而失踪,深陷婚外情的摄影记者杨弃四下寻觅……

丑陋的富翁邱天堂娶美艳如花的年轻女子师红为妻子,无意中目睹了婚礼过程的年轻民俗学者孟克雄一时竟将婚礼进行曲听成了葬礼进行曲,更没想到日后师红会向他这个书生投怀送抱,而邱家也随之陷入一连串的灾难之中。

刚刚进入公安机关当法医的年轻医学硕士李明晰竟然在无意间沾上了犯罪嫌疑,一连串的罪案发生,被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却又找不到作案动机,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李明晰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被这种全新的生活所吸引,又情不自禁地卷入其间……

怪诞的诗人,出身奇特的歌唱家,下海的文化女强人,生活在柏拉图精神世界的老法医,为欲望所驱迫的年轻女子,各色人等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不同侧面,也给生活涂抹出斑斓的色彩,为诠释死亡而穷尽一生之力的老法医杨学诗最终也走进了他自己的书中,来自灵堂外的一首圣诞诗,也许是他最希望得到的宗教关怀……

# 目录

|            |     |
|------------|-----|
| 序 章 .....  | 1   |
| 第一章 .....  | 15  |
| 第二章 .....  | 32  |
| 第三章 .....  | 50  |
| 第四章 .....  | 68  |
| 第五章 .....  | 86  |
| 第六章 .....  | 110 |
| 第七章 .....  | 126 |
| 第八章 .....  | 149 |
| 第九章 .....  | 169 |
| 第十章 .....  | 197 |
| 第十一章 ..... | 220 |

|            |     |
|------------|-----|
| 第十二章 ..... | 241 |
| 第十三章 ..... | 263 |
| 尾 声 .....  | 284 |
| 后 记 .....  | 288 |

## 序章

几架摄像机像大炮筒似地对着 T 型舞台不停推拉摇移,缤纷的灯光下,黑洞洞的镜头泛着幽幽的光亮,数十名记者将 T 型台前有限的空间占得满满的。记者身后摆着两排长桌,分别写着评委和贵宾的名字,具有此等身份的男女个个衣冠楚楚,目光炯炯地正视前方。

这是全国模特儿大赛武州分散区的比赛现场,今晚进行的是复赛,将决出进入决赛的前十名选手,T 型台上,花枝招展的模特儿翩若惊鸿,音乐时而山呼海啸般炸裂,时而雨夜滴漏般轻悠,缤纷的彩灯释放着斑斓的光亮,剧场的气氛给声光烘托得十分火爆。

乐乐演艺吧外,春雨细如粉尘,一辆摩托车由远而近,雪亮的车灯晃得门前的保安员睁不开眼睛,“什么人呐,这么嗨?”一位保安员对另一位胖保安不耐烦地嘀咕。摩托车至近处停下,身材修长的杨弃从车上跳下来,他看上去十分神气,怀里挂着两架照相机,穿着一件有无数口袋的背心,胸前挂着压塑的黄色采访证,气喘喘地走进演艺吧,进门时,对门口的保安看都不看一眼,“神气什么呀,”手拎橡皮棍的胖保安嘀咕,“不就一破记者吗?”

“你跟着进去看看,找茬儿修理修理他。”旁边的一个保安员怂恿道。

杨弃来晚了,演艺吧内爆满,通往 T 型台的甬道给观众塞得严严实实的,他一连换了几个方位都无法挤进前场,只能在后面

“行了行了，也就你赵老板爱挑刺，”胖子旁边的人说，场内光线很暗，看不清说话人的模样，“我能有这么个位置坐就心满意

足了,你看台上这些女人,个个跟仙女似的,看得挺清楚的。”

“眼馋了?散场了我找一个陪你就是了。”胖子说。

“莫瞎开玩笑,她们能看上我这土包子?”

“看你人肯定是看不上的,又老又丑,”胖子笑道,“可钱漂亮呀,你不是有钱吗?”

“她们也肯为钱上床?”

“你瞧着吧,呆会儿还要上三点式呢?她们为什么脱,不就是为了钱吗,”胖子说,T型舞台上,模特儿穿着各色裙装登场,“你瞧9号那小腰扭的,腰围顶多52,那胸围少说也有84,啧啧啧,流口水了吧?”

“莫说是口水,就是下面流水也白流。”胖子身边那人笑道。

杨弃冲那人看了看,光线还是太暗,看不清面孔,隐隐只能看到那人有五十开外了,瘦瘦的。

“别太小看自己,只要你出手大方,什么样的女人都能弄上床,”胖子说,“这T型台上走的女人价格是高点儿,一分钱一分货嘛,你往她面前放一万,她可能看都不看你一眼,你往她面前摆五万,她可能就看你一眼了,你再摆上十万、二十万试试,这点钱对我们也就是谈生意打一个折扣的事,对她们可是巨款——”

杨弃听那两人对话很不舒服,心想让这种人来看时装表演简直是对美的亵渎。“嗨嗨嗨,那人,”院子里有人喊,杨弃回头一看,好像是刚才见过的那个拎橡皮棍的胖保安,“说你呢,怎么回事呀你!”

杨弃准备下窗,又忍不住拍了那胖子一下,“老板你不地道,看时装表演没你这样看的,用眼睛剥人家的衣服。”

“用眼睛剥衣服?还是记者会说话,”胖子笑道,“你是搞摄影的吧,能不能抽个时间给我照几张相?你要是照得好,我有业务给你做。”

“可以呀。”杨弃来兴趣了,“什么时候拍?”

“我这样子蛮难照的,猪头,非得懂艺术的来照不可,街上照

“没想到今天人这么多。”



“还不是你们宣传得好，你那俩哥们都来了，”辛芸说，“走吧，我领你到后台去。”

“还是芸姐会体贴人。”

“不是体贴，是巴结，”辛芸笑着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小屁孩儿，谁体贴你了？”

“别太敏感嘛，我体贴你一下你也不亏，绝对幸福，不信找地方试试，”杨弃怕再挨打，笑着闪开，“哎，袁明镜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这才是你最关心的吧？”辛芸说，“既然这么关心，为什么不早点儿？”

“一个采访，在郊区，市里一个头头到乡下看蔬菜大棚，这人特爱照相，脱不开身，急死我了。”杨弃解释说，“小袁见不到我恐怕难得有好发挥。”

“你呀，真是个多情的种子。走吧，到后台了，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了，”辛芸引着他走到后门，又冲后台守卫的保安员喊了一声，“哎，这位是杨记者，让他进去。”

后台美女如云，姑娘都是平日在大街上难得一见的人尖子，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百媚俱生，化妆室的门缝中，正在更衣的胴体更是令人耳热心跳。杨弃是个见惯大场面的，表现还算从容。

梳着大背头的歌唱家贾凡今天临时客串后台调度的角色，这人长得很排场，西装革履很是扎眼，正在人群中吆三喝四的，“哥们，忙呀。”杨弃过去打招呼。

“怎么才来,都开始半天了,”贾凡夫说,“袁明镜刚才还在找你,你不在她就像没了主心骨似的。”

“她表现怎么样？”

“应该还可以吧,正常,你去找她吧,她见了你肯定发挥得更好,我这挺忙的。”贾凡夫说着走开了。

一个刚从舞台上下来的模特儿边走边脱衣服，急匆匆地与杨弃撞了个趔趄，踉跄着窜出几步，眼看要跌倒，杨弃急忙冲过去，从后面一把将人揽住，“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女孩尖厉地叫着，还没等他作出反应，手背便狠狠地挨了一巴掌，——他揽着人家敏感地方了，正想解释几句，那姑娘已进更衣室了，稍后，又穿了一件皱褶很复杂的长裙走出来，热烈如一团飘动的火焰，眸子顾盼流动，春情荡漾地从他身边走过。

“杨弃，你怎么才来？”背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袁明镜已经很近地站在他跟前，她刚从台上下来，穿着一套珊瑚色的裙子，活泼，优雅，仿佛刚从伊甸园走出的人儿，只是近距离看，化妆稍嫌浓艳了一些，眼圈儿周围幽幽地闪动着类金属的光。

“一个采访给耽误了，走不开，急死我了，采访一结束，我赶急赶忙地往这儿跑，还是晚了，”杨弃解释说，“饶耕呢，他不是先来了吗？我打电话让他给你说一声的。”

“呸。”袁明镜用嘴一挑，舞台出口处，一个瘦长如鹭鹭的长发男人双手抄在胸前，面无表情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可没代你请假。”

“这家伙！把我的话贪污了。——发挥得怎么样？”

“应该还可以吧，对手都很强，毕竟是经过预赛、初赛两轮闯过来的，——多少有点紧张，没见着你心里更是没底。”袁明镜的口气多少有点儿撒娇的意味。

“放松点，你要自信，你完全有理由自信，老贾和饶耕他们都跟评委打过招呼了，放心，有好几个评委跟他们熟，”杨弃凑到她的耳边小声地说，“你关键是把自己的气质风格展示出来，别的都不要想。”

“有你在，我心里有就底了，”袁明镜说，“该上泳装了，我换衣服去了。”

“去吧去吧。”杨弃拍拍她的肩膀，一副长者模样。

前台的音乐山崩地裂般地炸开了，灯光像闪电般地释放，杨

奔走到舞台的出口处，饶耕正盯着激光中变幻造型的姑娘们看得出神，“嘿！”杨奔走近喊了一声，“眼珠子别掉下来了。”

“美，太美了！”饶耕回头看了杨弃一眼，“尤物，真是尤物，这上帝是怎么构思的，能把女人制造成这样。”

“可惜跟你没关系。”杨弃挖苦了他一句。

“确实，我没你那份艳福。”饶耕狠狠地刺了他一眼，“也没你那本事。”

杨弃没理他，举起照相机喀嚓喀嚓地拍了几个镜头，突然，后面的更衣室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救命啊——”

杨弃听出是袁明镜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更衣室。

袁明镜只穿着一条极其窄小的三角裤，上身完全赤裸着，脸色惨白，摇摇欲坠，杨弃将她抱住，“怎么啦，你怎么啦？”

“蜘蛛，蜘蛛！”袁明镜在他怀里近乎虚脱。一群男女随后涌进来，饶耕和贾凡夫也在其间。杨弃急忙用身子一挡，将袁明镜高耸的双乳紧贴在自己的胸前，又将她背后的长发尽量展开，以掩藏她的身体。贾凡夫挥手冲人群喊道：“出去，都出去。”

袁明镜尽量将身体往杨弃的怀中收缩,整个人都在哆嗦。

人们犹豫犹豫退出更衣室。走在最后的饶耕回头盯了杨弃一眼,反手将门带上。

“什么蜘蛛,怎么叫蜘蛛吓成这个样子,在哪儿?”杨弃问。

“蜘蛛在胸罩里。”袁明镜指着地上的一副黑色胸罩说。

“蜘蛛怎么会在胸罩里呢？”杨弃捡起胸罩看了看，“哪有什么蜘蛛？”

“肯定有，我刚才看见了，好大好胖。”

杨弃四下寻找,果然在墙角处看到一只大肚皮红蜘蛛,他上前踩了一个脆响,捡起地上的胸罩递给她,“好了,没事了,快换衣服上场。”

“我不行了，腿都软了，心发慌，”袁明镜哀哀地说，“站都站不住了。”

◆◆◆ 灵堂外的圣诞诗

袁明镜站在他身后，靠着一张堆满书籍杂物的桌子，看着他打电话，一只脚还在桌子下无聊地摆动着，看情景，她倒成了局外



人。

“我再打个电话，”杨弃回头对袁明镜说了一句，又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芸姐，是我，没睡，嗨，不就打个电话嘛，真吵着你了？我说，我现在还想不通，你那里面怎么会有那样的蜘蛛？对对，想得通想不通完全没意义了，我知道，是不想了，——我就是想不通嘛，刚才我跟几个评委都通过话了，人家都说小袁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泳装嘛，如果发挥得好，完全有可能进入前三名，夺冠的可能性相当大，芸姐，不是跟你吹，我这人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在武州绝对是第一流的，我看上的人绝对错不了，这次的事完全是个意外，我把所有的可能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你能不能把情况跟组委会的人再说说？没这个可能？这个……，知道知道了，这事儿不能公开，免得影响你乐乐演艺吧的声誉，对吧？，好了好了，我没怪你，做个好梦，祝你跟我大哥性生活愉快，哈哈，有事打电话。”

袁明镜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

“没办法,该打的电话都打了,没用,人算不如天算,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杨弃放下手机走到她身后,搂住她的腰,在她一侧的耳根吻了一下,“没想到叫一个小蜘蛛给搅了。”

袁明镜被他吻得浑身一颤，身体无力地仰在他的肩膀肩膀上，“这就是命，”她轻声地说，“你已经为我做了你该做的一切。”

“没关系，我再留心一下，类似的活动还会再有的，听说省城近期还有一个车模大赛，做车模也不错的，香车美人，现在挺流行的一个词，这两天我就抽空过去一趟，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下次咱们把准备工作再做细一点。”杨弃吻着她的颈项，“还有，芸姐答应让你先去她哪儿上班，在舞蹈队里伴舞，就是老贾在前面唱你们围着他跳的那种，住的地方她哪儿也有，你要是不想过去住，住我那地方也行，我看先把生存问题解决一下也好，民以食为天嘛，至于比赛——”

“我不想在舞厅里干。”袁明镜说。



“杨哥，都过去了，你已经尽心了，进不了复赛是天意，我不想再比了。”袁明镜回过身子，热烈地回应着他的吻，两人像柔软的蛇一样绕在一起，“这次来武州，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了你，别的，都不重要了。”她仰脸看着他。

“别那么说,要说这话也是该我说,你是我见到的最完美的女孩。”杨弃的手从后面伸进她的衣服里,摸索着找到她的乳罩带,轻轻地一挑,乳罩带就松开了,他的手由后背渐而移到前胸,袁明镜配合地将身体离开了一些,以方便他抚摸双乳,在他的揉搓下,发出娇吁吁的喘息声,随后又配合地举起双手,任由他将上衣褪下。

两人顿时停止了动作，袁明镜的喘息声却一下子止不住，杨弃用嘴堵住，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搅着，外面的人又敲了几下门，见没回音，敲门人便走了，脚步声由近而远。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敲门?”袁明镜有些紧张,浑身颤抖着,“我倒没什么,就怕对你影响不好。”

“他可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再来怎么办?”

“不会吧，”杨弃继续褪她的衣服，“他不会那么不知趣。”

“他要是再来挺烦人的。”

“是吗？那么我们过去看看？”杨弃停止了动作，将已经褪下的裙子往上拉。

“不，”袁明镜双手环住他的脖子，“我要你爱我，现在。”

“好吧，我现在就爱你，”他一下子将她抱起来，她的身子很长很软，托在手中就像托着一条柔软的蛇，他将她扔到房角的一张单人床上，身子压到了她的身上，她也摆好了迎接的姿态，就在他

正准备进一步动作的时候却突然停住了，借着窗外进来的微弱灯光俯瞰着她，一动不动，“你怎么啦？”她问。

“这时候做这事好像有点儿乘人之危的意思。”他说。

“说什么呢,我愿意,”她探起身子吻了他一下,“你不如干脆说我性贿赂得了,我来到这座城市,两眼一抹黑,如果不是你,我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参加这样的比赛了,杨哥,我喜欢你,你想怎么我都可以。”

“那好,我就好好地收拾你这个小妖精。”

“哇噻！”随着杨弃的进入，她痛苦而惊讶地叫了一声，杨弃一下子就完全进入了状态，猛烈地攻击着，“啊，啊啊，”她呻吟着，喘息着，突然，她双手撑着他的身子，“等等，你听，声音。”

杨弃停下动作,果然听到走廊上传时断时续的声音:

“敞开我自己，迎接你……，张开你的牙，咬我……，我是一颗让人品尝的水蜜桃，镶嵌在桃尖的，是来自……的葡萄，……你呀，引动了我的潮水……，肆意泛滥吧，在我的呻吟里，你飞翔吧……”

“是饶耕，又在作他的狗屁诗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曾自称野狼派诗人，还有点名气，”杨弃说，“好多年没听他吟诗了，不管他！”

“你听他那诗，好像就冲我们来的，”袁明镜说，“我们过去看看吧，他这样，我不安心，也不尽兴，等他走了，我们再……，好吗？”

“这家伙,真他妈烦!”杨弃骂了一句,悻悻地起身了。

走廊上静悄悄的，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地板承重的吱吱响声，邻近的一间房子半敞着门，亮着淡白的灯光，饶耕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那门里传出，杨弃一脚踹开门，“又在发神经呢？”

饶耕正在一张堆满书籍报刊的写字桌前自斟自饮，桌上摆着几个装着卤菜的塑料袋和几小瓶二锅头，见杨弃一脸恨色，他怪模怪样地笑了，“我本来是好心，想喊你们过来喝两杯，没想闹了个冒昧，对不起了。”